

作家葛芳在《隱約江南》一書里寫道，她的姐夫年輕時就是一個小混混，打架斗毆，到處惹禍，她姐每日過得膽戰心驚。及至中年，姐夫竟性情大變，前廳後院栽花植草，整天弓背侍弄，閒時還去釣魚、爬山。她姐出門搓麻將晚歸，他也不怨怒，自覺收了陽臺上的被單，鋪疊齊整。

這位中年男子每天早晨開門，見一園子的草木，說：“啊，比見到老婆還舒心——那麼精神、有地氣。”

看至此，不禁動容——草木之力量何其大，能將一個氣沖牛斗的暴烈漢子打磨得這般溫和、閑逸。

英國人有兩大極為享受的事：一是看足球，二是侍弄花草。對英國人來說，收拾花園已融入日常生活。

英國人喜愛園藝是有原因的。英國園藝的普及起始於20世紀40年代。

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英國政府鼓勵全民開荒種菜。於是，當男人在前線拼死作戰

時，女人們便在家中的菜園里勞作。戰後，前線的男人們回到家鄉，發現自己印象中的嬌妻因勞作而變得結實、健壯，性格也變得開朗、堅強，並沒有因為長期缺少男人陪伴而陷入哀怨、愁苦。

戰爭對國民傷害極深，英國政府便自動員居民在自家院子里種花。開在院子里的五彩繽紛的花，令每位家庭成員心情愉悅。漸漸地，戰爭所帶來

草木的力量



她把這座幾乎荒蕪的小花園打理得生機勃勃時，竟然吸引了那些患病的老人。他們原本對

的傷痛，便在家裏的花草種植過程中得以療愈。

讀《枝言草語》一書時，我才發現還有園藝治療師這個職業。

馮婉儀女士是香港首席園藝治療師。當年她就職於一家老人中心時，因為喜愛花草，工作之餘時常打理老人中心的一座小花園。

任何事都失去了興趣，現在卻主動來小花園澆水、翻地。

馮女士發現，以前專注力非常差的老人，如今在小花園澆水半個小時也沒有問題。她驚訝於小花園竟有如此大的魔力。

之後，馮女士針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老人設計了不同高度的花壇，輔以花色和香氣刺激，借此喚起他們已經消失的感官記憶。一些脾氣古怪的老人，竟然通過侍弄花草，變得開朗、溫和。

回想種花的這幾年，我也從焦慮、急躁，漸漸變得溫和、從容。想來很神奇，卻自有道理，那就是草木的力量。

草木使人安靜，不僅在你與它們相處的那些片刻，更在你用心打理它們的過程中。

當我面對這些簡單純粹的植物時，也被它們的簡單、純粹感染。所謂“近朱者赤”，如果我們多與植物在一起，自然也就會變得像它們一樣淡定從容。

作者：鄭國芬

斷捨離與囤積癖(下)



感覺到為物所累，關鍵不在物本身，而在物的生產被少數人壟斷，以至很少有人還能對物有充分的認識和豐富的體驗。我們往往僅知道一個東西能用來干什么，但不知道它從何而來。在商品時代，要建立妥當的人與物的關係，勢必要求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對物的理解，這有賴於發生一場內在精神的大變革。人一旦開始真正重視物的介入，反而不會隨意讓大量的物擠入生活，就像重視愛情的人，其伴侶數量通常十分有限一樣……

人是非常善於歸咎的動物，有不開心的事，就要找一個可怪罪的对象。如果不是自己的錯，那就是別人的錯；如果不是別人的錯，那就是資本的錯；如果資本也沒錯，那就是東西的錯。不少人類學家和哲學家提示我們，人的本質不單是智人(Homo sapiens)，還是工具製造者(Homo faber)。物不是一個中立的、被動的工具，它實際上具有意向性，能參與構建我們的知覺和心靈。

人對故人的追憶、對故事的反刍實際上不是在腦中任意完成的，它通常是通過物的引

導實現的。人的精神像四處亂飛的蒼蠅，很難安靜下來，常常雜念迭起，千頭萬緒。物的呆板能給精神提供一個錨點，扣緊這個錨點，人才能從此岸的世界成功地登陸彼岸的世界。

一個年輕人使用一個東西，可能僅僅是把它當作純粹的工具，當年齡不斷增加，生活經歷足夠豐富並經過歲月的發酵之後，這個熟悉的物件就變成一件“禮器”，承載着大量的生命信號。

對中年人來說，物不單是工具，它還關乎過去。鐵絲不僅僅能用來綁東西，它也可以被做成衣架。衣架多年以後還在用，但做衣架的父親已經不在了，看着這個衣架，你會想起父親。一個細膩的中年女人，把母親去世前做的豆包凍了起來，一兩年捨不得吃，就那么存在冰箱的角落里，彷彿母親還在世，自己還享受着她的關愛。物比人堅挺，物因為缺少靈魂而默滯、倔強，能夠長時間保持一種姿勢，因此成了一個完美的時間琥珀，看着它就能讓人想起圍繞它所發生的人間苦樂。

對老人來講，物則關乎未來。我逐漸理解了為什麼很多老人都有囤積癖：一方面，老一輩人所用到的物，絕大部分的生命周期是短暫的，這是由物性決定的。他們用草木灰刷碗，用皂角洗頭，紡線作衣，斫木成車。經過幾次輪轉，這些東西都會隱入煙塵，不留痕迹。

因此，老一輩人特別愛惜物在每個輪轉中的停留。但我懷疑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精神層面的。當你看到一屋子雜物的時候，老

人心中的這些東西實際上都是被碼放整齊的，一點兒都不凌亂。在他們心里，當下用的東西當然是要保留的，而舊的東西也不能丟，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承載着自己的心血和重要的生活記憶，丟棄了它們就像背叛了自己的生活一樣。

另一方面，這些滿載過去的物件，其實是被儲存在未來之中的。老人們經常說，這些東西不要扔，以後還用得到。這提示我，未來用不到的東西，就真的無處安放了。對老人來說，舊物在將來到底用不用得到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將自己看成一個有未來的老人！每個人在生命意義上都是一位老人，我們真正持有的只有“過去”，每當你注意到自己的“當下”，它其實已經成了“過去”。就是這樣一個生活在過去時的物種，卻要用最大的野心去盤算未來。

有時候我想，每一次母親掏出一個囤積許久的塑料袋並拿着它去買菜時，都完成了一次心靈的療愈，它確鑿地說明舊物可以新用，枯木也能逢春。

日本學者岡田武彥將東方文化稱作“崇物”的文化，而將西方文化稱作“制物”的文化。東方人對天下萬物抱有很深的感恩情懷，物在俗事上與人“交往”，而不是純粹地被拿來使用。比方說，中國的宇宙生成論強調格物致知、萬物一體、天人合一。在這個宏大的語境下，中國古人從來沒有把物僅僅當作簡單的工具，把人和物割裂在兩個存在領域，而是視人和物為有着根本上的聯繫的、彼此虧欠着的共同體。格物致知、待人接物，中國古人的精神世界，值得我們再一次走入。

作者：王小偉

刺青



之前認識一個朋友，某天他穿着背心，我發現胳膊上刺了一張年輕女生的臉。

那看起來不像他的女朋友，想必是某前女友。我想，還是別問，何況誰沒在年少輕狂的時候，因為熱戀做出一些傻事？聽說用激光洗刺青又貴又痛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那是他好幾年前在空難中去世的姐姐。她曾是空姐，遭遇飛機墜海，未能生還。

從此之後，我對那位朋友的感覺徹底改變了。以前覺得他是個樂天型的小伙子，最愛在夜店找人拼酒，但每次看他穿着襯衫，都忍不住想到那底下藏着的秘密。他的思念，以青色的墨水在身上劃下一層淡淡的憂傷。

作者：劉軒

樓上的鄰居在屋頂修了一個花園，栽上各色花樹，放上太陽傘、桌椅，我常常在天色將明之時上去看朝陽，讀書，寫點東西。因為是借鄰居的地方，故將其命名為“借園”。今天這個故事，就是借園的主人朱女士給我講的。

朱女士的父親是一位老軍人，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，她的生母是一個能用俄語朗誦普希金詩歌的文藝兵。朱女士的父母郎才女貌，兒女成雙，幸福得羨煞旁人。20世紀60年代中期，朱女士的父親被批鬥，朱女士的生母決絕地和他劃清了界限，斬斷了包括兒女在內的所有聯繫，以保全自己在省歌舞團的工作。

後來，父親被發配回原籍，唯一的“行李”便是一雙兒女，兒子5歲，女兒3歲。老屋早已不在，生產隊騰出一間保管室供他們居住。保管室除了一個扣起的拌桶，什麼都沒有。父親早年當過篾匠，從後坡拖回幾根竹子，剝枝砍丫，不出半日就拼出一張竹床、一張小桌、三只小凳，他把隨身帶的軍被、飯盒、水壺往上一放，勉強算得上一個家了。三塊石頭支上一個長條飯盒，燒了開水兌灰面，他們那天吃的第一頓飯，是糲糊。

曬壩西邊還有一戶人家，住着母女倆，與保管室相距三四百米。據說那母女倆是地主，與村里人沒什麼來往。地主婆60多歲，膝蓋有病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她的女兒三十幾歲了，一直沒有出嫁。

地主家的小姐，通常是令人浮想聯翩的，但這個小姐和想象的不一樣。她沒有白皙的皮膚，也沒有光亮柔順的頭髮和纖細柔美的腰肢，更沒有不沾陽春水的纖纖玉指。她面色青黃，頭髮發黃而且開叉，小眼睛，大臉盤，一對齙牙很不安分地露在外面。

就這樣，一東一西，兩家成了鄰居，燈火相應，炊煙融聚。一來二去，彼此也有了小小的照應。這位叫蘆花的小姐最怕看到父親給孩子喂糲糊，於是經常偷偷地把父親的面拿去加點黃豆麵炒熟，再下鍋時，便滿屋生香；父親編

個竹蝦籠，到竹林背後的小溪里撈些小魚，用草穿成兩串，一串掛在西屋門口，一串帶回家中，煮得一鍋腥氣。

每當這個時候，蘆花就會皺着眉頭，覺得父親糟踐了東西。父親就自我解嘲，說要是有一碗油，把小魚炸得噴香酥脆，再撒上一撮辣椒麵和花椒，才美呢。

貓貓魚和東坡肉

現實是，這些東西一樣都沒有。

父親再撈到魚的時候，蘆花跑來，把兩串都接了，也不言語，一路小跑就進了竹林。小半天後，蘆花端回一碗金黃酥脆的小魚，放到竹桌上，香氣四溢。兩個小孩吃得嘎嘣亂響，父親吃得滿眼淚光。

蘆花做魚，用的方法其實是“炕”，她把小魚放置在一個瓦片上，瓦片下面燒着小火，慢慢將其炕干。這原本是做貓食的辦法，不同的是擠了魚的內臟，加了幾粒鹽和干辣椒麵，蘆花稱之為“貓貓魚”，父親則稱之為“蘆花魚”。

朱女士說，那時鄉下沒什麼可以玩的，她和哥哥就當了蘆花的小跟班，而蘆花也樂意帶着這兩個孩子。作為家中唯一的勞力，蘆花真正玩的時間並不多，只是兩個孩子覺得她做的

事好玩而已。比如搓玉米，她把兩個玉米棒抵在一起揉搓，筐籬里頓時下起金黃的雨；比如剝豬草，她把一捆捆荊藤放在刀痕累累的菜板上，一陣“咚咚咚”的輕響過後，荊藤葉青汁四濺，不一會兒就變成一鍋熱氣騰騰的豬食。她常常變戲法一般，從鍋中掏出一個雞蛋或小紅薯，犒勞犒勞身後的小跟班和忙活了半天的自

了兩斤豬肉，蘆花拿出過年都捨不得吃的幾顆冰糖，倒出瓶底的菜油，把肉皮炸得酥亮，然後切片墊上黃豆，上鍋蒸了兩個小時。開鑊時，整個曬壩都迷醉在一片香氣之中。

父親說，這是東坡肉，蘇東坡在流放的時候發明的。“感謝老天爺，讓我在最苦最倒霉的時候遇到你！”

父親的筷子指着碗里的肉，眼睛卻瞟向蘆花。

蘆花的臉紅得彷彿桌上僅有的二兩酒讓她一個人喝了一般。

幾年之後，父親得以平反並落實政策。朱女士的生母，以當初離開家的速度沖到鄉下，花枝招展地在前夫面前亮相，用朗誦腔說要與他“重新找回失去的年華”。父親說自己不懂表演藝術，也不想回省城，只想安安靜靜地吃一頓東坡肉。“你如果會做，就幫我做一份吧！”父親對他的前妻說。

這很像川劇《馬前潑水》中的場景，負心的妻子想請重歸榮華的丈夫原諒。丈夫在馬前潑了一盆水，說：“你將水收回盆中，我便原諒你！”

東坡肉就是父親潑出的水。

父親退休後，與蘆花一起白天讀書、釣魚，晚上看5集電視連續劇，吃貓貓魚和東坡肉，至前幾年無疾而終，享年76歲。去世前，他無數次對兒女說：“你們一定要好好對待你們的媽媽。”

這里，他所說的媽媽，指的是蘆花。

兒女如今都在省城工作，各自生兒育女。蘆花不習慣城里的生活，一個人住在老家，她說那里的每一片樹葉上都結着以往的日子，令她欣喜快活。兒孫們每個月都回去看她，一到家就嚷嚷着要吃貓貓魚和東坡肉。

我在借園曾碰到一個婆婆來澆水，她頭髮雪白，衣着乾淨，兩顆齙牙很有卡通感。我懷疑她就是偶爾來成都看女兒的蘆花，怕太唐突，我沒好意思問。作者：曾穎